

走在文學邊緣

下冊

莫渝 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人人文

莫
渝著

走在文學邊緣
下冊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人人文庫序

人人文庫創始於民國五十五年七月，創刊之初視字數多寡分爲單號及雙號兩種，五十八年七月起增加特號，迄六十八年十二月底共出版二二五一本，其中單號六五七本，雙號九〇九本，特號六八五本。除六十三年三、四兩月因紙張缺乏暫停外，每月發行十本至二十本不等。

本叢書爲王雲老所創，其選材與介紹新知倣自英國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及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以廉價普及爲主。今雲老雖已仙逝，不復主編本叢書，本館仍一本雲老遺志，繼續出版，按月發行，並力求革新內容，改進印刷，以副讀者愛護本叢書之雅意。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謹識

民國六十九年元月一日

走在文學邊緣

下冊

目錄

重讀「石阿花」譯詩集有感	一九一
一林風景	一九八
新詠舊唱（夏菁論）	二〇四
孤獨・喜悅・沈鬱（李魁賢論）	二三七
永恆的牧神（覃子豪論）	二五四
「覃子豪全集Ⅲ」補遺	三二五
朱湘的散文	三三二
金溟若的散文	三三六
談1冊工具書「文學辭典」的必要性	三四一

卷三、詩人談詩·····	三四五
--------------	-----

趙天儀訪問錄·····	三四五
-------------	-----

李魁賢訪問錄·····	三六六
-------------	-----

詩人非馬訪問記·····	三七九
--------------	-----

後記·····	三八七
---------	-----

非馬：白萩的引介當然是一個因素，但最大的因素，我想是「笠」這個刊物比較適合我的詩風。它是一個腳踏實地的刊物，我是個腳踏實地的人。

莫渝：您在國外，平常還能看到那些國內刊物？

非馬：「創世紀」詩刊，「幼獅文藝」、「夏潮」、「聯合報副刊」等，有時候，桓夫會寄給我「大地」、「龍族」一類詩刊。

莫渝：從「笠」詩刊出刊以來，您就與它接觸了，對於十多年來它的成長，您有什麼樣的觀感？它有什麼需要改進之處？

非馬：我想「笠」的路子是對的，在風格上、語言上都很樸實，真正是爲了表達內心感觸而寫詩；其次，對臺灣光復前詩史的整理所作的努力，也是一大貢獻；還有就是它提供兒童詩的發表園地，同時扶助兒童詩的發展。

不過，在詩人創作的語言方面就顯得比較不成熟，在詩裏使用一些缺乏凝鍊的口語，使得詩的結構鬆弛，這是笠下詩人們該努力以赴的一項；另外，理論與批評方面，我覺得做的不太夠，特別是批評，缺乏系統性的批評，大部分是零碎，即興式的。「作品合評」是個很好的構想，但是參加合評的人似乎事前沒有作太多的準備，討論時只是表面淺談，並無深入體會，這方面，應該可以做得更好。

莫渝：那麼，您認爲有系統的批評應包括那些？

非馬：一個有系統的批評應該包括對隱藏在詩作後面的思想以及表達這思想的方式作通盤的檢討。首先我們要問這首詩的歷史地位如何？它替人類的文化傳統增添了些什麼？其次，它想表達的是健康積極的感情呢？還是個人情緒的宣洩？對象是大多數人呢？還是少數的幾個「貴族」？最後，我們才來檢討它是否誠實地表達了想表達的？有沒有更好的方式？更有效的語言？總之，一個好的批評不應該僅僅在文字結構上做工夫。

莫渝：對國內詩壇上，比較上，您算是局外人，站在旁觀者清的立場，您能不能提出目前詩壇的弊病與展望？

非馬：我覺得詩壇最大的弊病，是「一窩風」的現象。過去大家一窩風地搞現代主義，寫些艱深晦澀難懂的詩，目前又一窩風地寫鄉土詩。我想詩壇不應該是這樣子的。每個人有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感受，應該有不同的風格才對。一個健康的文壇及詩壇，應該容納各式各樣的作品。以現代詩的技巧揉合鄉土文學的精神，或許是詩壇的新方向。

莫渝：國內的詩人作品譯成英文後，在美國文壇上的反應如何呢？

非馬：對葉維廉等人的翻譯的反應情形如何，我不太清楚。我個人曾把同美國友人碧奇卡 Philip Pizzica 合譯的白萩詩集「香頌」與「笠詩選」（笠五五期），寄給很多出版社，一般講，他們認為不錯，很有興趣，却無力出版。這裏面多少摻了些政治及地理的因素。比方說，一個讀者可能對俄國的詩人發生興趣，即使他們的作品比不上我們的。

莫渝：美國詩人的活動與國內有何同異之處？

非馬：我跟他們也沒有什麼太大的交往。比較大的不同點是他們幾乎每個州都有一個詩社（詩人團體），出版詩刊，也出版會員詩集，自費的，並舉辦詩朗誦。詩集的銷路也不太好，除非特別情形。

莫渝：您翻譯了不少英美現代詩，當您介紹這些作品時，有沒有個人取捨的標準？

非馬：當然有。真正想翻譯的，一定是我喜愛的，同時對國內詩壇有益的作品，只是我無法知道翻譯發表後，究竟有多少人在讀？受到影響？

莫渝：您個人從事於科學性研究工作，在科學與詩之間，您如何協調？

非馬：一般人認為文學與科學是互斥的，我却覺得它們是互補的。科學訓練可使人對事物作冷靜的觀察與分析，避免激情的觀點。

莫渝：在您寫詩的歷程中，有沒有受到那些人的影響呢？

非馬：我想每個人都會受到他人的影響，特別在我譯了各家詩之後，難免會受到他們多多少少的影響。譬如國內的白萩、土耳其的喜克曼、法國的裴外，以及受裴外影響的美國詩人費倫格蒂、可守等人。我很喜歡費倫格蒂一些口語化的詩，我最近寫了些比較口語化的詩，可能就是受到他的影響。

莫渝：您理想中的好詩，它的條件如何？能否就您自己的作品中舉例？

非馬：對人類有廣泛的同情心與愛心，是我理想中好詩的首要條件。同時，它不應該只是寫給一兩個人看的應酬詩，那種詩寫得再工整，在我看來也只是一種遊戲的浪費。其次，要能化腐朽爲神奇，賦日常街頭的語言以新的意義。還有一個要素，是在適當時候，給讀者以一種驚奇的衝擊。在我的詩作裏，如「在風城」詩集中的「電視」、「鳥籠」、「通貨膨脹」、「裸奔」等，便是這類的例子。以「鳥籠」爲例，詩是這樣子的：

打開

鳥籠的

門

讓鳥飛

走

把

自由

還給

鳥

籠

把自由還給鳥籠就是要製造驚奇。鳥的自由與籠子的自由是一種相對的看法，好像屋內大人受小孩的嬉鬧，如果讓小孩到戶外去玩，小孩獲得自由，室內的大人也會因孩子出去了而獲得自由。但一般人的習慣想法當然是把自由還給鳥而非鳥籠。

莫渝：就您個人而言，這二十多年來，您的詩觀有沒有改變，今後會不會另尋一條詩路？

非馬：一直都沒有太大的改變，我不會像某些人作一百八十度的風格大轉變，我的轉變應該是漸進，而不是突變的。我想，我目前的風格很適合我，而且，用這種風格，我還可以找到很多體裁，寫出很多詩篇。當然，我很羨慕白萩、洛夫及余光中他們界限分明的轉變。

我覺得一個人應該找適合他自己的形式和風格。除非有一天，我思想上有很大的改變，否則，短詩依然是我喜用的形式，至於要我寫氣魄很大的長詩，我想是不太可能的。

出版詩集有個好處，就是能夠回顧自己創作的痕跡，同時接受別人的批評。從反省與批評中，找出自己的優點與缺點，進而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莫渝：在您的觀念裏，詩與詩人品格有什麼關係？

非馬：詩人應該誠實地表達他內心所想的東西。我覺得一個人應該先學會做人，再來寫詩。從這個觀點看，我覺得一個人的內心如果不美而寫出唯美、純美的東西，是一種可厭的作假。

莫渝：最後，我想請教您詩對社會有什麼樣的影響？或者詩同社會有什麼樣的關係？

非馬：改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是詩人的一個責任。我的意思並不是詩人一定要喊口號，而是既然我們生活在社會裏，當然也應盡社會一份子的責任。要發揮這份力量，就得在詩裏注入一份對社會的關心。在詩中流露社會性，並不會有損及詩人的身份。在我看來，詩與社會性之間的關係，就像文學與科學並非對立一樣。

莫渝按：前述訪問稿中，非馬提到他譯的詩作，擇要在此介紹，以利讀者查閱：

1 可守——笠37期

2 喜可曼——笠61期

3. 裴外的詩：由大舞台書苑出版社出版

後記

當年歲相仿的同輩，在思想趨向定型、成熟時，我懵懵懂懂；當他們喊道：我想長成一顆月亮或太陽時，我依然懵懵懂懂；當他們雄心勃勃地構築文學殿堂時，我還是懵懵懂懂，不知何爲野心。

由於這種後知後覺的淺識，以至，在文學長河裏，我只夠充當一名岸上的觀眾，面對波濤洶湧的浪花與興風作怪的漩渦，不時露出驚訝讚嘆的眼神，就像已故詩人覃子豪短詩「域外」所云：域外的人是一款步者

他來自域內

却常款步於地平線上

雖然那裏無一株樹，一匹草

而他總愛欣賞域外的風景

這種「欣賞域外的風景」的態度，可以表明我是文學邊緣的過客。某些前人的話，也曾經撞擊我，他們是：

1、法國歷史學家米希烈（Jules Michelet, 1798-1874）在「法國史」巨著導言中提到：

我從世界邊緣經過，我以歷史爲生活。

2、哲人醫生史懷哲是一位活在「原始森林邊緣」的苦行僧。

3、蘇聯作家辛尼亞夫斯基（Andrey Sinyavsky, 1925- ）說過：我在文學環境之外寫作，在文藝與社會政治潮流之外寫作，與我的讀者們毫無接觸。

4、美國詩人柯索（Gregory Corso, 1930 ）指出詩人「他注定要活在社會的邊緣」。

5、學者政論家徐復觀先生，一再提及他是權力圈外的人士。

6、早夭才子王尚義，在小說中說他活在「現實的邊緣」。

這些有成就的前輩，都虛懷若谷的自謂，我何敢誇言從小窗牖望去，竟能掌握到一大片蔚藍的文學天空呢？因而集印本書的目的，乃在於推銷自己，表明從文學邊緣擦碰過的一絲火花，以及爲了向前跨越而作的安頓。

卷一拾碎，部份未發表。民國五十七年七月起，我陸續記錄自己生活雜感，如今，保留一些作爲紀念。「白沙堤隨筆」曾在「中華文藝」刊出，標題「白沙堤」三字，曾爲筆名之一，原是前人（已忘何人）詩句「綠楊蔭裏白沙堤」的剽竊。個人希望在這類抒情小品文，有更勤快的耕耘。

卷二詩人與詩，除三兩篇外，均是讀詩偶得。由於接觸浸淫新詩較多較久，即興式的隨感札記，或認真嚴謹的撰述，難免偏重此方面。

卷三詩人談詩，僅完成三位詩人的訪問，當初擬計劃拜訪更多人士，以便自己或讀者更能接近他們的創作心靈。

對文學的體認，自然有賴名師指引，但重要的課題，仍須個人自我教育。徐志摩的一席話，依然是初習者的明燈：「文學不比數學。數學需要層次的進展。文學的領域，等於一個蛛網，你只要有文學的素養，你一天拉到了一根絲，耐心的結，你就會一根一根地把整個蛛網結好。我自己念書從沒有一定的步驟，找到了一本好書，這本書就會告訴你許多別的好書。」儘管同樣結網，有人日吐千絲，有人年寫二詩，勤惰立可判見。撇開這種互相角逐競爭的觀點，只要歲月輪替，你的筆也一再更換，我想多少總會留下痕跡的。

同樣，跟隨歲月輪替，二十年前不曾知曉文學何物的我，藉著偶然的一縷文學之絲，慢慢結成欣賞文學的網，進而擴大閱讀寫作的領域，終至積累一些可以成書的記錄。我感激多年來師友的指導與鼓勵。我自知不是搖旗吶喊的角色，不是風暴來臨前的海燕，但我深知文學之旅是孤寂漫長的，也深知拈花微笑的會心含意，那微笑，就是在文學國度裏，從事欣賞與創作的喜悅，唯有不渝不懈的激勵磨鍊充實鞭策，才能擁有的喜悅。

莫渝 六十九年春 誌於板橋

作者所刻意固執經營的風景，在這冊詩集中，除了少數感情與親情詩篇外，大部份著重於自然界的描繪。旅遊的詩如此，寫時寫景的詩也是如此，而且，作者很容易流連忘返地投入自然界中，我想這該是詩人在工作與生活及生命幾個因素中促成的，試看「遊角板山」一詩：

深深地藏在山裡的

一簇風景

小街一段

亭樓一角

是畫的佈局

我來此賞畫

却變成畫中人物

點綴著山水的一隅

這首精巧小詩，不管詩題如何，我們直覺作者表現的，並非特指的地理位置，而是愛好自然的執著之故。盛唐王維「輞川集」寫的固然是輞川別業二十景，那二十首五言絕句，決非地理位

置可以侷限的，我們可以說王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稱許，是源於凌越時空的意象結合。同理，麥穗這首小詩有絕句般的簡鍊，表現的內涵也具有凌越時空的感受，是作者精品之一。

十二生肖中，馬是詩人筆下凌雲壯志的象徵，牠不似龍可望不可及，也不似蛇的令人膽寒畏懼。在「馬年有感」一詩的末段：

馬齒徒增

蹄勁猶存

馳騁故國原野的壯志

仍在騰躍，嘯奔

字裏行間充塞著昂揚的激情，這股愛國激情，表現在父親的慈祥上，則有詩人送別女兒的「別」一詩，洋溢著為父的親情與關懷，全詩八行，錄於下：

給了你二十幾年的愛心

你却還我以一箭離愁

仍將關注源源地注入大海

等妳思鄉時去汲取

此後，將站在不同的島上

戴著同一個青天

夜晚我們可隨思念登上月宮

在寧靜海畔相逢

這首詩，稱爲表現家庭倫理親情的佳作，應不爲過份。它可以比美新文學以來描敘此類文章的佼佼者，如豐子愷（緣緣堂主人）、金溟若等人的散文。

以上檢歷了詩人麥穗幾首作品，它們也許稱不上偉構。爲什麼詩人寫詩，一定要聯想到宏偉的巨著呢？撇開這點「邪念」，我倒覺得最重要的是詩人本身有所把持，有所執著，依此來看，麥穗在早年就已做到了，收在「鄉旅散曲」同時收進「森林」詩集的「雨夜」一詩末段，即表露詩人自重自恃的一面：

推開陋室的門

劃一根火柴——